

Meeting People is Easy 布拉格紀行與

2022 ICOM會展

成大博物館\江映青

國際博物館協會（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, ICOM）每三年一次的大會，今年8月在捷克布拉格舉行。成大博物館做為會員之一，理應踴躍參加，而且自上一屆2019年的京都大會開始，成大博物館和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就組成團隊在大會現場的會展（Museum Fair）擺攤宣傳，但經過近三年的疫情生活，重新面對「出國參加ICOM大會」真是有種幾乎人事全非的恍若隔世感。

好在歐洲疫情稍緩，防疫措施和入境限制也一一鬆綁，於是才有了這篇第一次踏上布拉格的紀錄，八天的行程滿滿，為了不要真的變成無聊流水帳，僅取幾個切片和雜感分享。



剛佈展完成的「成大博物館 x 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」攤位。

手風琴貓玩具與博物館新定義

去年就公布的ICOM大會主題”The Power of Museums”，以三天的時間討論四個重點方向：博物館與公民社會、博物館永續性、博物館與領導的願景、博物館與新科技。不意外地切實反應這兩三年的世界動態，倒是主視覺公布時，鮮明童趣的色塊造型，加上讓貓派愛心狂冒的捷克國民玩具代表手風琴貓「Liba the Tomcat」，讓「博物館的力量」這個標題也像卡通人物的台詞一樣地可愛有活力起來。不過對博物館工作人員而言，重頭戲自然是上次京都大會喊卡，重新研議所寫出的的博物館新定義：

「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服務、非營利的常設性機構，對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從事研究、收藏、保存、闡釋與展示。博物館向公眾開放、具易近性與包容性，促進多樣性和永續性。博物館以倫理、專業和社群參與的方式運作和交流，為教育、娛樂、反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各種體驗。」



ICOM大會第一天的人潮。

相關的討論已經很多就不再贅述，至少本次高票通過表示這版本的確是大部分會員可接受的中庸定義，也算統整了過去一直提起的永續、倫理、社群參與等重點，或許內容還有點傳統，或許少了一點與諸如去殖民化等議題正面對決的勇氣，但也表示未來仍有努力繼續調整的空間了。

雖然本屆大會採用線上與實體兩種方式並行，但顯然很多國家的代表都情願冒著疫情未完全結束的風險出國透氣，三天會展的攤位都是人潮洶湧，甚至一半的文宣品在第一天會議結束時就幾乎被索取一空；顧攤人員每天都講到嘴痠吃不完午餐，英語打結時肢體語言也得一併用上。

仍有幾個可愛溫馨的時刻，比如說連續遇到兩位身在捷克工作和唸書的臺灣女孩，特別循著攤位上的「Taiwan」前來聊天；或是隔壁由博物館學會、台博館、故宮等眾館舍組成的臺灣館，彼此互相支援打氣的工作人員；在因為FedEx包裹莫名延遲超過十天出不了關，會展最後一日中午終於幫我趕送到會場，一直帶著苦笑致歉的白髮大叔Pavel；以及每個經過聽到介紹詞「我們是臺灣來的……」立刻接口「啊，臺灣，我知道！」甚至是「我也在大學博物館工作！」的各國同業們，儘管只是交換名片和三十秒的交談，短暫在彼此的時間裡留下印象，也算是有意義。

戴口罩或不戴，這是個問題。

出發前已經知道歐洲各種與疫情相關的禁令鬆綁，入境免隔離、免看疫苗接種證明，口罩也只是「建議搭乘大眾運輸時配戴」，但對於還在積極防疫階段的臺灣遊客而言，在華航客機上十四個小時的飛行，除了吃飯喝水口罩一律戴好戴滿，一到阿姆斯特丹落地轉機，看到機場大半人群面對面地張開嘴巴聊天、大笑和咀嚼，還是有些不適應。



研討會中場休息就被淹沒的展位。

到了布拉格ICOM大會會場，戴口罩的人比例更少了，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少。或許大家對於疫情期間出國集會，一開始也是如我們一樣有些戰戰兢兢，但隨著見面相聚、會議討論與咖啡點心時間，「我們終於越來越回到疫情前的生活」的放鬆感逐漸擴散，於是在攤位上戴著口罩和各國同業人員交談，心裡開始也有些掙扎。戴著口罩確實防疫當然比較有安全感，但不戴口罩露出臉部表情，好像比較容易互動聊天，也比較融入會場的大家一人在異國彷彿特別容易想像群眾壓力—於是我開始忐忑地嘗試拿下口罩，直接呼吸國外的空氣，感受雙重的陌生；到最後兩天，除了搭車和走進百貨公司或人擠人的觀光區街道，口罩大多躺在我的口袋裡。

近三年來頭一次不戴口罩在外行走，連腳步好像都輕盈起來，當然也一邊做好可能回國就確診隔離的心理準備。所幸運氣、抵抗力和離境前申請的第四劑疫苗眷顧，歸國落地後怎麼篩都是一條線。



會展最後一天開始放棄口罩的工作人員（感謝隔壁臺灣館支援留影）。

「日子總是要過。只要有杯啤酒，我們就開心了。」

由於是以會展廠商的身份參加ICOM大會，沒有繳註冊費的我自然無法跟團參加研討會後的參訪小旅行，於是很快幫自己找到了事情做：預訂一趟布拉格市區的觀光導覽行程。反正暫離工作崗位後，我也就是個亞洲觀光客，與其自己走馬看花，不如聽聽當地導遊如何在五個小時內介紹這個城市，或許，來自臺南這樣同為古蹟眾多並積極發展觀光的城市，會有一些體驗的心得吧。

布拉格的觀光行程五花八門，有官方的旅遊中心也有民間的，從馬車古董車遊街到單車和街巷散步都有。當天早上集合，才知道我跟到的是一個包括導遊才四個人的迷你散步團，導遊 Michaela 是位家住小城區，待過美國、英格蘭，英語極為流利、語氣爽朗的媽媽，而他帶我們看的第一個點，是猶太區街道上刻有原居住家庭姓氏和年代的地磚銘牌，這些猶太姓名在納粹進入布拉格之後，很多就再也沒有回來了。

抵達布拉格第一天就下雨。

接下來，舊城廣場上，被判火刑的宗教改革者 Jan Hus 銅像、地上紀念白山之役後27位新教領袖被處決懸首示眾11年的27個白色十字架、舊市政廳留下被轟炸的痕跡不完全修復以保留戰爭的記憶.....與同行的愛爾蘭年輕情侶比起來，我這個未曾經歷戰爭、國家也沒有嚴重宗教衝突的臺灣人，一口氣接收這麼多沉重的資訊，衝擊顯然來得巨大的多。九年資歷的 Michaela 已經講述了這些歷史故事上千遍，我想他大概早已無感，或自有一套以詼諧自我戲謔的口吻談論戰爭的方法，但在散步的最後一站繞回猶太區，他堅持要在門口介紹完猶太教會堂和墓園之後再去午餐，然後一邊說著裡面展出從集中營帶出來的猶太孩童畫作，一邊摸摸自己手臂：「天啊我都起雞皮疙瘩了。」

我突然想起那天上午11點 Michaela 帶著大家坐電車到城堡區入口，說我們先在小店休息喝個東西吃冰

淇淋吧，結果來了四杯500ml的 Pilsner 啤酒。我們簡單交換彼此背景，聊足球、網球選手，以及布拉格的生活和治安，當然，身為一個要養女兒的導遊媽媽，收入並不富裕，日常生活的難處也算是跨國共通的話題，Michaela 笑笑舉起啤酒杯：「日子總是要過，有這個，我們一天就開心了。」

觀光行程的最後是坐船遊伏爾泰河，從河上看查理大橋和兩岸的建築又是完全不同的視角，彷彿隨著穿過水路，更能接近一點點這個城市和居民留下的生活痕跡。依19世紀船型製造的復古小船駛過服役超過百年的磨坊水車時，我還想著午餐時Michaela聽到我愛做菜，於是詳細解說香料菠菜泥和馬鈴薯麵團的製作食譜，還有離開觀光客最多的城堡區時，我們的一小段對話：

「你很安靜耶，有沒有什麼問題呢？」

「我忙著拍照呀.....不過我可以問一件事嗎？」

「你住在這裡，怎麼看我們這些觀光客呢？會不會覺得我們這些塞滿街道的人潮很煩？」

「現在的布拉格對我們而言幾乎是空城哪，疫情以前，旺季的時候，我出門搭電車都像去參加 The Rolling Stones 的演唱會啊。但這裡真的很多人是靠觀光生活的，我們也習慣了，這樣的人潮真的不算什麼，很高興我們慢慢恢復之前的樣子了。」



舊城廣場上的Jan Hus銅像。

Meeting people is easy, so is living on.

從前對布拉格的印象，始終停留在電影、絲絨革命與搖滾樂，以及朋友們的蜜月旅行地，意外有這次機會造訪之後，發現其實並不是那被包裝的古老浪漫氣氛吸引我。儘管親眼見到有慕夏壁畫的聖彼得與聖保羅聖殿、十世紀建造的古老聖喬治教堂、華麗到讓人屏息的哥德式聖維特大主教堂，每個古蹟建築都美得懾人，但腳下的石板路、查理大橋上擺攤唱歌的吉他手、帝國咖啡館催我快去挑蛋糕的店員、羅浮咖啡店樓下的絲絨革命紀念館、舊城廣場小路轉角遇到的反共抗爭槍擊紀念牌、以及導遊 Michaela，「人」的事件和生活的細碎樣貌，反倒給了我更深刻的記憶。



城堡區必看的聖維特大主教堂。

Meeting people is easy. 這是英國搖滾樂團 Radiohead 1998年紀錄樂團巡迴和疲累不堪接受訪談的紀錄片名字，在二十多年後，把它引伸到網路世代或這場疫情影響下的人際關係，那略帶的反諷似乎依然成立。我想到在 ICOM 會場見到不少人欣喜地互道好久不見，而我們與隔壁相鄰的臺灣眾博物館攤位，不也是為了期待與更多人相遇認識才出發的嗎？當移動見面不再那麼容易和理所當然，不是等厭煩了網路通訊再使用的選項時，也許更需要看重和珍惜每次能夠親眼見面和感受的機會。

8月29日，落地回到臺灣，隨即進入昏沈調整時差的居家檢疫狀態，直到數日後與朋友提起捷克行，朋友隨即詢問：「有遇上抗爭嗎？希望沒有因此影響行程。」心中一驚，查詢新聞才知道，就在離開捷克不到一週後，9月3日布拉格有將近七萬人上街示威，抗議政府過於親近西方國家、過度關切烏克蘭的立場，地點正是國家博物館前的溫瑟拉斯廣場。先不說為什麼極左和極右派能夠走在一起喊「捷克共和國優先」，但這樣的消息的確多少幫我打破僅存的一絲異國情調夢幻感，尤其還對貼滿的藍儂牆、市區到處可見懸掛聲援的烏克蘭國旗印象鮮明的時候。但如果還能一邊喝啤酒一邊笑談面對這些，即使歷史很重、偏頗的歧見很多，還是可以繼續為了理想中更好一點的社會和生活努力吧。

我們也是。



舊城區轉角，紀念遭蘇聯共軍槍殺的兩位抗爭青年。